

「寶寶,我們離開這裡吧!你和媽媽一起,以後出息了,賺大錢了,媽媽就給你買一個最美麗的房子好不好?好不好?」媽媽嗚咽著埋頭抱著我,我看不到媽媽的臉,只是感覺肩頭下著一場細密的春雨,我的手懸空抱著媽媽,卻不敢碰她,白刷刷的牆映襯著媽媽佈滿紅色瘡痍的手臂,她雙腿跪坐在高貴的絨絲地面上,紅木茶几與真皮沙發好像在瞪著紋路,盯著我們。媽媽,美麗是什麼?什麼樣子算上是最美麗的房子呢?頭頂閃爍的玻璃吊燈好像星星一樣閃,就連衣櫃都鑲嵌了天使圖案,可我卻並不覺得算得上是美麗。

春天的時候,媽媽帶著我從廣州的富人別墅裡搬了出來,那金碧輝煌的房子排排坐,煞白的油漆糊在外牆上,讓房子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嬰,我記得爸爸曾經對我說:「這就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房子,很多人擠破頭都買不到的樓。」可是如今卻要搬出這裡,我卻感不到太多的懷念,這所謂「最美麗的房子」,就連大理石地板的裂縫裡都散發著銅臭味,也不曾擁有感情,真絲窗簾顯得那麼廉價,但人們卻爭先恐後將它掛在最顯眼的窗戶上,還要把玻璃擦得一塵不染,生怕路人看不見那真絲窗簾。

媽媽和我兩個人搬到了香港,走進了叫做唐樓的窄狹的黑暗樓道,外樓掛滿了霓虹燈牌,我理所當然地對陌生環境感到不安,暗暗地扯著好似救命稻草般媽媽的衣角,媽媽似乎感受到了什麼,將我的手慢慢牽起,一直走到走廊的盡頭,便是我們的新房子。

進門時已經是夜晚,撲面而來的濕味混合著灰塵味不僅讓我打了個噴嚏,廁所、灶台與床全部擠在一個房間,看起來不過幾十呎,好像是小型的低成本遊樂園。昏暗的燈光照得房間裡好像熄了燈的水族館,樓外的霓虹燈透過窗戶上破爛的膠紙穿透而來,就如真的有小魚在空中飛翔。稍待收拾過後,媽媽終於和我擠在一張床上躺著,媽媽抱著我,我盯著天花板上看著因為潮濕而生出的霉菌,想到媽媽臂膀上被爸爸打得青青紫紫的一塊瘀青。我每一次翻身,床就會發出「咯吱咯吱」的聲響,這裏甚至沒有衣櫃,媽媽只讓我將衣服隨意堆在洗衣機旁,搭出來一個小小的城堡,又給我買了一床漂亮的被子,雖不是真絲或是蠶絲,但上面印著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。我看著媽媽好像灰色牆壁般的臉,依稀記得這張漂亮的臉以前經常哭泣,因爸爸在媽媽身上留下各種各樣的痕跡。儘管媽媽知道離開爸爸以後生活必定熬人難耐,但總勝卻以前過著對她來說是噩夢般的生活,故她毅然決定帶我一起離開深淵。她沒有認為我需要更好的條件就把我交給爸爸,而是將我待在身邊,盡全力給我喜歡的,給了我這一個最美麗的房子。



媽媽黑色的眸子與窗外的黑夜映襯,撫著我的頭對我說:「對不起,我沒有給妳更好的生活,讓你從那麼大、那麼漂亮的房子裡搬出來,到這個一無所有的小房子裡,我對不起你,妮妮。」她眼裡的淚水晶瑩剔透,好像和霓虹光一起漂浮在空中。

「不是的,媽媽!這並不是一無所有的小房子,僅僅一天,就讓我認為這是 最美麗的房子,不是它的裝潢或是家具,而是因為您。」

那一晚,媽媽溫暖的懷抱緊緊地擁著我,好像要把我擁進身體裡再次孕育, 我摸著媽媽手臂上的青色,外面汽車穿行的街道不斷傳來呼鳴聲,夾雜著媽媽疲 憊的呼吸聲,卻像是安慰一般,讓我很快地甘甜入睡。

我作為插班生,進入了一間小學,同學們都對我的到來很好奇,他們問我多大了?會不會說粵語?住在怎麼樣的房子裡呢?我說:「我曾經住在廣州,爸爸說那是最美麗的房子,有大理石的地板和水晶吊燈。」 新同學們聽了之後紛紛「哇」了出聲,有馬上湧上來問我現在住在哪裡,我笑了笑說:「我現在住在深水埗的唐樓,雖然沒有水晶吊燈,也沒有大理石地板,但是能讓我和媽媽一起擠在一張床上,還能看到漂亮的霉花綻放,又能看見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牌彩虹,同時有賽車在窗外比賽。」同學們似懂非懂,但聽見好似遊樂場般的場景,就興奮得和我說下次要來參觀我家。

之後的每一天,媽媽都牽著我的手,一邊聽我訴說學校裡的趣事,一邊慢慢走回家,就連唐樓昏暗走廊裡的黃色燈泡也像滿月般照耀著我們,媽媽問我:「妮妮,你會不會怪媽媽呢?」我眨眨眼,看著她說:「媽媽,這是我生命中最美麗的房子,獨一無二的,在我心中佔著第一位。」,笑容撒落在我的身上,也在媽媽的臉上,就連媽媽的臉也不再是灰色的。

天氣好像漸漸入秋,慢慢變得乾燥,牆上的霉花漸漸消失,媽媽身上的也是, 對我來說,就算又小又破,然而,這座唐樓、這個房子卻是我人生中最美麗的, 最難忘的房子。